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以詮理終理界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兌閉其門

疏且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六根愛說此則因教辯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為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冲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望言之

是謂玄同

疏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光混迹行符於道是謂與玄同德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

之和光順物不可得踈而遠之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恬懷無欲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效七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

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染銳紛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下之所尊貴也

下之所尊貴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

效八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前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之自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設問以明理後五句示無事可以取天下

以政理國

疏此上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有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治不能無為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以無事取天下

疏此亦標也有道之君無為而理夫無為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效八

天下太平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無為以下文云天下多忌諱則人彌貧

我無為則人自化驗可知爾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為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以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

日就困窮所以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手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誦詐故云

滋益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瑠璃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純朴而好浮華則百姓効上而為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

多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疏刑法也令教令也君上不能寡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恥吏則竊盜而為姦上下相蒙故令盜賊

多有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為無為之為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為故云

而民自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民足故云而民自富

我好靜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搖及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朴

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感化自淳朴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前章明以政之自化此章明以政必致示禍福之所由初標二政寬急不同次明禍福之迷執是以聖人下舉聖德以勸修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

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朴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疏察察有為嚴極缺缺凋弊離散也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

多有故凋弊而離散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政俗以為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禍因禍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為善物却缺缺而凋弊豈非禍伏藏於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偽尚華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知窮極者

其無正耶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為妄生迷執失其正爾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眾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為奇詐於善不了以善者為妖祥故若無正爾

善者為妖祥故若無正爾

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疏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反以為奇為妖其所由來尚矣故云其日固久

是日聖人方而不割

疏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而自

正非立教裁割於物使從已也廉而不穢

疏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化下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為劇字劇者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直而不肆

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也

光而不耀

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前章明無為之政人致詳和此章明理人事天無過用儉初標聖人事天莫先于當次夫在下得通

前義是謂下來深根之翰以況長久之道

治人事天莫若嗇

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八敬事上帝為德之先無如愛嗇即儉德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案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疏夫唯嗇疊出上文也是謂早服釋儉嗇之義凡有七轉義皆仰此夫唯者發語之辭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

天以儉為政者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

早服謂之重積德

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以爾

重積德則無不克

疏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服者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伏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故易云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往豈為國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為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祇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蒂花跌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

謂之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前章明理人儉受則為方早服此章明早服不授則其德交歸初歸理國之喻不可有為次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後然歡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

治大國若烹小鮮

疏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魚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疏以用也蒞臨也人神處幽為鬼神者靈効之謂夫人有求則神為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孝請鬼神故處幽之鬼無以効其明靈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疏此覆釋鬼無効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為神但祇之將與由人有豐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恠而傷人也春秋曰其烝烝以取之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効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以道蒞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疏兩者謂聖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

主若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匿神之主今兩不相害故德交歸豈唯神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前章明以謙讓初探大國用謙故能攝化次故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大國下叙大小各得所欲後故大者下倫誠大國特宜用謙

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今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疏天下之交牝出前文所以結下流之義也言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猶大國謙下之故喻如牡者常以雌靜為牝動者所求故云牝常以靜勝牡

以靜為下
疏前云天下之人所以友會而至者由人君用謙卑之道則如牝者常以雌靜而能

勝牡者由以安靜為下故爾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小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為臣妾爾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疏言大國之君既以謙卑之道而柔服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為援助爾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下或下以取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可左右故云以取或不而取者言小國用謙下之道歸事大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疏言大國尊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之臣為人君之長小

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之臣為人君之長小

國用謙陳薦誓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
事大國資為援助爾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其願故云各
得所欲大者宜為下者夫物未嘗以小輕

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憍與致
禍鮮能下之故誠云大者特宜為謙下爾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前章明

人則大小各得其所欲此章明以道
化物則善惡皆蒙其資枯初標道體
沖與次明立教化人後古之
下歎道之功可為專貴爾

道者萬物之奧

疏道者妙本之強名也奧內也言道包含
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為萬物之奧內
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
善人之寶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為身
心清靜故寶貴之無暫違也

不善人之所保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尤明智感於
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

於道倚以求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

注云甘美之言可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
加人以況於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

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集
相率而從善矣故下云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疏言人言行不善何棄遺之有乎當導之
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棄之而不化

故云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為三
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

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疏合拱之壁壁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

者言三公輔相雖以壁馬獻之至尊未足
珍貴不如進無為之道令化惡歸善爾拱
壁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壁為

導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之類是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疏舉古證今今物生信古之即前文善人
寶道也問其所以寶貴此道其意何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疏此答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
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為之法積日計

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靈欲則純白自
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

妄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心則罪

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各嬰彼罪
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為天下善人之
所寶貴爾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前章明妙本沖
奧坐進是補相

之門此章明玄默無為息怨成修謹
之行首標坐忘絕欲次示社惡防萌
之德是以申結勸爾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疏為造作也修道行人則坐忘去欲心無
造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為故曰

無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此明口也三業既盡六根塵自息爾若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為捨茲有欲悟真實相無起慮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爾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疏圖謀度也為營為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謀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若為難於難為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圖而為之將無益於患難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而總言之爾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疏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然

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行事者後必生難而為患累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為輕

諾多易之事况不如聖者乎聖人猶難為

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前章明無為

修通之門此章明思慮預防標絕情去欲之行初六句述明防患之漸次六句舉喻生患之由復兩句論為執之速又六句申與凡之行後七句推聖人不欲不學之意勸凡俗易持易謀之心

其安易持

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甚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

其未兆易謀

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將起未有萌兆

謀杜絕之亦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

其脆易破

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

破也

其微易散

疏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

欲令散釋亦甚易爾

為之於未有

疏為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

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絕

則欲惡不生故云為之於未有

理之於未亂

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

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

理爾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

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上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疏為謂管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管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疏聖人無為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

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亡敗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終始常一則其事無敗也故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分之所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貨故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學不學復眾民之所過

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矜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眾人所過分之學爾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本性也眾生起妄失於本性聖人慈誘勸學無為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不敗故不敢為於俗學與多欲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九

效九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純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初明為道之化次辯以智之賊知此下示料簡以為法常知下勸用功而勤修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為化者貴夫無為恬恢非炫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純和杜絕智詐今質樸如愚爾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疏人之所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不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以智治國國之賊

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偽斯起偽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使坐進無為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